

自從本世紀初佛洛伊德首創時開始，精神治療（psychotherapy）這門學科已經走了很長的路。過去幾十年來，西方的精神治療學者分成了許多門派，各持不同的主張，各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瘋癲」這個人類普遍的問題。精神治療也和社會學、心理學、醫學、解剖學、哲學等等產生了各式各樣的關係。

最近十多年精神治療學最重要的發展，可以說是朗格（R. D. Laing）的革命。他採合了存在主義的觀點，提出「反精神」（anti-psychiatry）的理論和治療方法。朗格是蘇格蘭人，生於一九二七年。一九五一年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醫學系之

後，一直在精神病院服務，主持各種實驗計劃，不斷用精神病學和心理分析的方法，觀察研究長期精神分裂者的行為，以及他們

正常人看來毫無意義的言行舉止，往往對於精神病者來說其實是極有道理的。精神病工作者的通病在於把患者當作「物」看待，按照病例的模式去處理，而不是當作「人」去理解。接着他進一步指出：世人大多數並非以自我的方式生活，只不過天天做「假事情」，過「假生活」；而所謂「精神病患者」，只不過是不肯行屍走肉、接受世人瘋狂的標準而已，我們說這種人不正常，其實因為自己不合理地把大多數人的行為看做正常。在「分裂的自我」企鵝版自序中他說：

你愛我嗎？

——朗格的瘋話中見真理

周兆祥

與周圍環境的關係。從一九六〇年出版《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時開始，朗格不斷對精神病學提出新的看法。他強調精神病人的徵候，因為在

我們的文明不但壓抑本能、不但壓抑性事，還壓抑一切超越的形式。在這個單層面人的世界裏，誰不斷得到其他層面的經驗，又不能夠否定或忘掉這些經驗，便很可能受到其他人毀滅，或者自己逼不得已背叛自己的知識。……人寧死不向敵人投降，被認為是正常的。說失去了自己的靈魂，便被當做瘋癲。說人是機器的人可能成為偉大科學家，說自己是機器的人便是精神病學術語所謂「失去個體人性」。說黑人是低等民族的人到處受到尊重，說自己皮膚的白色是一種癌症便要給捉進精神病院。

朗格認為精神病學，已經淪為壓抑人類爭取真正自由和超越的可怕洗腦技巧，用折磨的方法強迫不幸被列做「精神病患者」的人向一般世人瘋狂的標準看齊，使他們「再適應」——回復和其他人一樣無面孔千篇一律，失去創造力，不致「威脅」社會。其實人從出世時開始，就受到這樣的壓力，被迫與社會同化，以致不敢也不能做自己。所謂「精神正常」和精神不健全」的分界，根本毫不明顯，甚至往往是非顛倒。我們叫做患精神病的人，可能只不過是無法壓抑與生俱來最正常的本能，無法或不願向不正常的社會看齊而已。「精神分裂」是在某種社會情況下，有些人扣在別人頭上的帽子；它不像風濕那樣是一種疾病，而是與世上其他的疏離情況脫節的疏離；它是一種社會事實、一種政治事情。

朗格近年最膾炙人口的作品，都是把精神病診斷治療的紀錄整理，再赤裸裸地透過文學的方式表現出來，藉着「瘋話」反映社會人類存在處境的荒謬。

我們被假事情包圍，自小迫得用假意識去把這些東西當做真實的、甚至是美麗的。在人類社會裏，真理不在於事物、却在於非事物那方。

疏離……是做正常人的條件。

社會極端重視正常人，它教育下一代放棄做自己，變得荒謬，好做正常人。正常人在過去五十年來殺了約一億個別的正常人。（〔經驗的政治與樂園的鳥〕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前言」)

朗格強調世上一切都是虛假的，只有個人的經驗才是最真實的事情。正如故哲學家羅素說：「星星不過存在於人的腦袋裏。」在他最暢銷的「詩集」(「結」(Knots))裏，用了詩和短劇的形式，紀錄和描述人與人間糾纏不清的關係和時常無法跨越的疏離。例如以下一段：

她：我不高興因為你不高興。

他：我沒有不高興。

她：我不高興因為我因為你不高興而你不高興而你卻沒有不高興。

他：我不高興因為你因為我沒有因為你因為我不高興而你不高興而你不高興，而事實上我並沒有不高興。」這些作品字裏行間充滿了迷惘苦澀的真理，指出人與人之間何以誤會重重，又尖酸刻薄地描繪出人間怎樣不斷重演愛與恨、善與惡、希望與絕望、需要和給予的衝突。後期的朗格堅信：上述那種話不單是字的拚湊，還是一次又一次的歷程，探索到意識的邊緣。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亂語」，往往是真理的碎片，洩露出人「內在空間」的神秘，很能幫助我們每個人了解、面對真正的自己。

朗格最近出版了第十種主要著作，是一本小小的「詩集」，只有六十頁，叫做「你愛我嗎？」(Do you Love Me?)，由企鵝叢書推出。書中全是民歌和對話體裁的小品，落墨不多，卻發人深省，讀來不時驚詫又迷惘，並且會心微笑。在精神病學和文學之間，這位劃時代的大師開拓了獨特的境界。以下試譯出其中一部分，與讀者分享。

用一位大學心理學教授的話來結束這篇介紹，恐怕最適合不過了：

(時間：昨日)

我：X博士，我剛準備寫一篇東西介紹朗格的新書，您對他有什麼看法？

他：這人又更瘋癲啦，可怕！

浪子回頭（一）

母：他回來探望你

子：爸爸，您好

父：你好（停頓）——你是誰？

子：爸爸，我是你的兒子

父：啊你是我兒子

子：是呀，爸爸

父：那麼你叫什麼名子？

子：文德

父：你是我兒子文德

子：是呀

父：你是我的兒子文德

子：是呀爸爸，我是您的兒子文德

父：你是從前跟我妻子一起住的

我沒想過會再見到你

子：那麼爸爸我回來了

父：文德我高興再見到你

子：爸爸我高興再見到您

父：那麼文德你結婚了

子：是呀爸爸

父：你有沒有孩子

子：有呀爸爸

父：那麼你去了那裏

子：我四處遊蕩

父：你飛黃騰達啦

子：也頗不錯呢

父：那真好啦真好啦

那麼文德你結婚了

子：是呀爸爸

父：你有沒有孩子

子：有呀爸爸

父：那麼你在做什麼

子：我玩音樂

父：文德一向喜歡音樂

子：是呀

父：你回來留很久罷？

子：我過幾分鐘就要走啦

父：嗯文德我很高興見到您

子：爸爸我很高興見到您

（停頓）

子：您近來怎麼啦？

父：我不希望她先我死掉

母：別這麼說罷

（停頓）

父：你玩音樂

子：是呀

父：我的兒子文德玩魔術

你可認識他

子：我不大清楚

父：他四處奔走

他很有名難道你真的不認識他？

子：我就是他。

父：啊你就是他

子：我是您的兒子文德

父：你是我的兒子文德

文德我沒想到過會再見到你

真好啦你聽到了沒有

他是我兒子文德

子：您有個兒子叫文德嗎？

父：他是我的孩子

子：爸爸您對文德有什麼看法？

母：够啦够啦！

子：爲什麼

母：你太過份了

子：別打岔我們沒有問題

母：你一向都是這樣

子：別干擾

母：我應該管

子：你對文德有什麼看法？

父：（笑）他多少是個壞蛋

母：（伸手掩着父的嘴巴，向子說）

不准再這樣胡鬧

子：（伸出手搭着母的手

逐漸用力把母手拉離開父的嘴巴

——她默默用盡力抗拒

直到她雙手放在膝上）

沒事啦（親她）我答允

不管怎麼樣我也該走了

(轉向父)

爸爸我是文德現在我該走了

父：文德我很開心見到你

我沒想過會再見到你

子：爸爸再見

我真高興再見到你

父：文德再見。好極了

子：媽媽再見

(親她)

母：下次別去這麼久啦

子：我不會

(親她)

偉強和素貞

偉強和素貞結了婚生了孩子，彼此相愛

偉強以爲素貞跟國成有染

國成是他的知己

他向素貞的知己婉芬吐露心事

婉芬證實他的猜測沒有錯

國成也承認了

素貞矢口否認不忠

偉強不再信她

他拋下了素貞和子女

去和婉芬一起住

素貞去和國成一起住

其實，原來國成一向和婉芬私通
這件事偉強素貞從不知道

愛情

愛情像飄下的雪花
一出現便消失溶化

別再胡說八道，那有此事

愛情永恒，只是時間飛逝

人生就是這樣

喂（漫不經心）

是啦，沒錯（心不在焉）

不（毫無興趣）

真的（略帶驚詫）

是誰的（礙於禮貌）？

是我的（難以置信）！

什麼時候（疑信參半）？

真的（興緻勃勃）

啊，是這樣（思前想後）

嗯……（滿懷喜悅）

你該早告訴我（尖酸刻薄）

真可惜我沒法子也弄給你（喜形於色）

就是啦（低沈沮喪）

改天給我電話談談（恭恭敬敬）

誰打給你也沒分別（毫不留情）

人生就是這樣（好言安慰）

再見（誠心誠意）

我替你難過

醫生：有什麼問題？

（病人用手指着頸部氣管）

醫生：我替你難過

（想起了病人不能出聲說話，

拿出了紙筆寫）

有什麼問題？

（然後把紙筆遞給病人

病人接過來寫）

我不聾

浪子回頭（二）

爸爸！

死野種！

爸爸！

死野種！

陳發是我爸爸

我就是陳發

爸爸！

死野種！

你愛我嗎？

她：你愛我嗎？

他：我愛你

她：你最愛我

他：我最愛你

她：你愛我甚於全世界？

他：是呀甚於全世界

她：你喜歡我嗎？

他：我喜歡你

她：你喜歡跟我在一起嗎？

他：我喜歡跟你在一起

她：你喜歡望着我嗎？

他：我喜歡望着你

她：你以為我很傻嗎？

他：我不以為你很傻

她：你覺得我動人嗎？

他：我覺得你很動人

她：我有沒有把你悶死？

他：你沒有把我悶死

她：你喜歡我的眉毛嗎

他：我喜歡你的眉毛

她：十分喜歡？

他：十分喜歡

她：那一邊你比較喜歡
 他：如果我說出來另一邊會妬忌
 她：你要說出來
 他：兩邊都美極了
 她：真心？
 他：真心
 她：我的眼睫毛好看不？
 他：很好看的眼睫毛
 她：就是這樣？
 他：好看極了
 她：你喜歡嗅嗅我嗎？
 他：我喜歡嗅嗅你
 她：你喜歡我的香水嗎？
 他：我喜歡你的香水
 她：你覺得我有沒有眼光？
 他：我覺得你真有眼光
 她：你覺得我有沒有天份？
 他：我覺得你真有天份
 她：你覺得我很懶嗎？
 他：我不覺得你很懶

她：你喜歡觸摸我嗎？
 他：我喜歡觸摸你
 她：你覺得我有趣嗎？
 他：你有趣得可愛
 她：你正在取笑我？
 他：我不會取笑你
 她：你真正愛我嗎？
 他：我真正愛你
 她：說「我愛你」
 他：我愛你
 她：你想吻我嗎？
 他：我想吻你親近你擁抱你
 她：這樣好不好？
 他：這樣好極了
 她：發誓永不離開我
 他：我發誓永不離開你
 否則天誅地滅
 （靜默）
 她：你真的愛我嗎？